

◎ 燎原 编著

重 读 诗 人

昌耀诗作精品赏析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读诗人

昌耀诗作精品赏析

燎原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主 编：沈 奇

副主编：潘 瑾 刘小梅

编 委：燎 原 谭五昌 王 耘

袁一芳

重读诗人——昌耀诗作精品赏析

燎 原/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吴家坟)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开本 32 印张 5.875 字数 100 千字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19-8002-1/I·406

定价：10.00 元

目 录

高车	(1)
水色朦胧的黄河晨渡	(3)
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6)
筏子客	(8)
猎户	(10)
峨日杂雪峰之侧	(12)
良宵	(14)
酿造麦酒的黄昏	(16)
慈航 (节选)	(18)
江南	(25)
湖畔	(27)
驻马于赤岭之敖包	(29)
划呀，划呀，乡亲们	(32)
木轮车队行进着	(39)
鹿的角枝	(43)
日出	(45)
在山谷：乡途	(47)
在玉门：一个意念	(49)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歌》	(51)
驿途：落日在望	(58)
边关：24部灯	(60)
晚会	(65)

旷原之野	(67)
河床	(74)
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	(78)
巨灵	(82)
牛王	(85)
夷 [东方人]	(90)
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	(92)
忘形之美：霍去病墓西汉石刻	(94)
一百头雄牛	(96)
幻	(98)
小人国里的大故事	(99)
两个雪山人	(101)
达坂雪霁远眺	(103)
络腮胡须	(105)
燔祭	(108)
哈拉库图	(115)
象界 (之一)	(123)
僧人	(126)
黎明中的书案	(130)
呼喊的河流	(132)
工厂：梦眼与现实	(134)
致修篁	(137)
烘烤	(139)
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	(141)
大街看守	(145)

火柴的多米诺骨牌游戏	(147)
深巷·轩车宝马·伤逝	(150)
与蟒蛇对吻的小男孩	(152)
淘空	(154)
戏水顽童	(156)
一个青年朝覲鹰巢	(159)
晴光白银一样耀眼	(162)
苏动的大地诗意	(164)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	(166)

高 车

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
是青海的高车。我看重它们。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
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1957.7.30初稿

[赏析]

如果把这首诗放在同一时期“投入火热的斗争”

重读诗人 · 昌耀卷

的诗坛背景中考察，我们也许会奇怪：昌耀早在50年代就具有这种独立超然的坚守诗歌艺术本体的自觉。

所谓的高车，不过是中国北方乡村那种常见的牛挽或马挽的大木轮车。但它在这里却给我们以游牧时代和史诗时代那种高古的感觉。事实上，北方草原上的突厥时代，的确有过以这种高车为自己命名的“高车部”这样一部族。事物名称的改变给阅读带来了陌生、新奇的刺激，但这种“重新命名”却并非随意妄为，而是源渊有自。

这是从史诗的胸臆和渴望中对应出来的短章。所谓的“地平线”、“北斗星宫之侧”这种空间场景的营构，遂使一部普通的大木轮车无限放大在天高地旷的草原。有着远古时代那种巨人式的高迈与从容。

水色朦胧的黄河晨渡

黄河的说唱诗人，终年在黄河身边徘徊不愿他去。
诗人啊，用你古老的三弦琴，为我们弹奏一支黄河的
歌谣吧。

——纪感之一

我们都是黄河的子孙，都是黄河的种族啊。

——纪感之二

雾啊，雾啊……

只听到橹声拍溅和水声震耳的呼号。

3

然而黄河熟悉自己的孩子。

然而水手熟识水底的礁石。

那些黄河的少女撇开脚丫儿一路小跑
簇拥着聚在码头，她们的肩窝儿
还散发着炕头热泥土的温暖味儿，
一眼就认出了河上摇棹扳舵的情人，
由不得唱一串撩人心魄的情歌。

被这歌声同时撩动的黄河铁工

重读诗人 · 昌耀卷

更欢快地抡起了铁捶煅造火的流苏。

而黄河牧人举臂将巴掌遮在耳腮
向河谷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

雾啊，雾啊……

站在柳堤的老人慈眉善目

这时默默想起了自己少年时光，

沉着那花儿的韵致仍旧漫在水上不差毫厘，
热身子感动得一阵抖动。

雾啊……于是大山的胸脯领会了旷野的期待
慢慢蒸发起宽河床上曙日的潮湿。

水色朦胧的晨渡也就渐渐疏朗了。

[赏析]

1957年前后，昌耀曾写过诸多以黄河为题材的诗作。这包括收入《昌耀诗文总集》中的第一首诗写作——于1955年的《船，或工程脚手架》，1962年的《水手长——渡船——我们》等，乃至1981年那首著名的《划呀，划呀，父亲们!》，仍然不乏黄河与水手的影迹。发源于青南高原无人区，在东部农业区逐渐宽阔，而有了羊皮筏子和渡船的黄河，对于彼时的昌耀当具有精神的和作为重大题材的双重召唤力——“风在吼，马在叫”，民族文明的摇篮和民族精神的史诗这先

重读诗人·昌耀卷

在的概念，为触及黄河的诗歌预先设定了宏大叙事的基调。

昌耀在内心无疑遵循着这一基调，其水声震耳的呼号首先强调着那种“咆哮”的主体氛围。但是，他的笔触很快地一转，便导入泥土性和风情性的韵致传递：少女肩窝儿中的热炕头味儿，黄河铁工煅锤下火的流苏，牧人手遮耳腮打出的呼哨，柳堤上感时怀事的老人……我们怀旧情感中的家园，该正是因着50年代黄河脉息中这样健朗结实的民间生态，才让人牵念不已？

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我到草原去……

午时的阳光以直角投射到这块舒展的
甲壳。寸草不生。老鹰的掠影
像一片飘来的阔叶
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
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
遁去如骑士。

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
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赏析]

此诗中所谓的“岩原”，是昌耀生造的一个词。它是一种没有现成语词表述的地貌。我本人当年曾在青海柴达木西部乘车约8个小时，穿越那片方圆近千公里、类似于“月相地貌”的无人区。地球上有如此荒旷的地貌实在让人震惊！而这首诗中整个的物象元素，

几乎都是由无机物构成，没有任何碳水化合物的气息，所以它又几乎是一首“强制执行”出来的诗作——诗人在没有任何生命的所在，强制性地对应出了如一片阔叶般斜扫而去的鹰的掠影。

是坚硬对坚硬不动声色的磨擦。生命那种金属态的钝倦，在如恋人之咯血的惊悸中而给我们的阅读五脏下针，让我们恍然觉出诗人是在用一只痉挛的手，把没有微生物的空气攥成了诗歌。

筏子客

落日。辉煌的河岸。

一个辉煌的背影：皮筏和扛着皮筏的

筏子客。跋涉于归途，

忘却了鱼的飞翔、水的凌厉。

与激流拼命周旋原是为的崖畔那扇窗口，

那里有一朵盛开的牡丹。

当圆月升起，

我看到一个托举着皮筏的男子

走向山巅辉煌的小屋。

1961年夏初稿

[赏析]

黑夜崖畔那扇亮灯的窗口，和窗口那朵盛开的“牡丹”，构成了这首诗的“眼睛”。从结束了白昼黄河激流中拼命的搏斗，而走向夜晚神驰魄荡的山顶小屋，这其中自然埋伏着一些火辣辣的情节。“尕妹是牡丹崖头上开阿哥……”，青海河湟地区流行的这类花儿，当正是这种生活情境的表述。而相比之下，这首诗则

显示了文人创作的干净和含蓄。当我们被这首短诗特殊的韵致所牵动，并展开某种丰富的联想时，我们不曾意识到，它恰当地省略了多少事件铺陈，而我们的迁想，则由此获具了更广阔的空间。

猎户

从四面八方，我们麇集在一起：
为了这夜色中的聚餐。
篝火，燃烧着。
我们壮实的肌体散发着奶的膻香。

一个青年姗姗来迟，他掮来一只野牛的巨头，
双手把住乌黑的弯角架在火上烤炙。
油烟腾起，照亮他腕上一具精巧的象牙手镯。
我们，
幸福地笑了。
只有帐篷旁边那个守着猎狗的牧女羞涩回首
吮吸一朵野玫瑰的芳香……

1962.3.5—4.21

[赏析]

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敷衍成小说的草原上的爱情故事。其关节之处就在于男青年炙烤牛头时，手腕上无意间露出的那一象牙手镯。它的主人原本是谁？这中间有过怎样让人想入非非的情节？一群男人们会心而笑的

聚焦点，则落在了帐篷旁边那位羞涩的牧羊女身上。这一从李清照“见有人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杏嗅”那里脱化出来的意象，有着完全是草原上的情致，当在于牧羊女手上那枝用以解窘的“野玫瑰”，这种情态是微妙的。诗人笔下这枝玫瑰的不“红”而“野”，也是微妙的。手持它的牧羊女不正是草原上单调寂寞日子中的一枝野玫瑰。

艰辛寂寞的生存之不让人觉得太难挨，当正在于生命的基因编码中这种故事世世代代的不断演绎——不分地域种族。它不但是当事者之间的蜜意，也同样温馨着荒旷岁月中那些枯寂的心灵——“我们/幸福地笑了”。